

第六十四回（4）吹牛也要有品

三藏眼见这四位老汉，骨骼清奇，样貌另类，不自觉的内心就断定了，这四位乃是绝世的高手、离世的仙翁、理想中的师父。于是乎马上以弟子自谦，以仙翁供奉这四位：

“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？”

啊，我想知道，四位仙翁抢我来，是看上了我哪个优点哩？知道了，我好自己鼓励鼓励自己。

一听三藏说话这么入耳贴心、给台阶上，松树那木头就立码儿眉花眼笑，很是满足，同样的恭维就即刻回奉了：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

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啊哟，总是听别人说你是多么多么的有道的圣僧，老早老早就想跟你斗斗法了。今天真是老天开眼，让你撞上门来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好的聊聊禅机吧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真本事。

既然要斗法，那就一一报上名来，三藏躬身道：“敢问仙翁尊号？”十八公道：“霜姿者号孤直公，绿鬓者号凌空子，虚心者号拂云叟；老拙号曰劲节。”报过名号之后，三藏问起了它们的年龄，尊寿几何。一听问年龄，挠到得意处，四个家伙马上就有精神了，然后就轮番开吹。

柏树说：“我岁今经千岁古，撑天叶茂四时春。香枝郁郁龙蛇状，碎影重重霜雪身。自

幼坚刚能耐老，从今正直喜修真。乌栖凤宿非凡辈，落落森森远俗尘。”长了千年，嗯，厉害。嗯，说了一大堆，实际上才刚刚入门。

有柏树垫底的话，那凌空子桧树，就轻松的笑了。手捻绿髯，口吐香言：“吾年千载做风霜，高干灵枝力自刚。夜静有声如雨滴，秋晴荫影似云张。盘根已得长生诀，受命尤宜不老方。留鹤化龙非俗辈，苍苍爽爽近仙乡。”桧树一样是千年老枝了，可是也就是能让鹤在他这儿呆上一呆，它对自己的期待是有朝一日能“化龙”，化龙之后，可以接近仙乡，也就是仙人们待的地方。

眼见得眼前这两位如此不成气候，竹竿儿踏

踏实实的微笑起来，表示：“岁寒虚度有千秋，老景潇然清更幽。不杂嚣尘终冷淡，饱经霜雪自风流。七贤作侣同谈道，六逸为朋共唱酬。戛玉敲金非琐琐，天然情性与仙游。”竹竿儿这么神气的说的跟仙人一起游玩，实际上，只是“竹林七贤”、“竹溪六逸”，这个七贤和六逸，六个凡人而已，即使在凡人之中，也算不上极品人才。并且，竹林七贤、三对半二愣子，不能算先贤。

既然竹竿儿跟前面两位一样的，沦陷了。剩下最后的老松，豪迈的、毫无压力的站了出来，压轴登场：“我亦千年约有馀，苍然贞秀自如如。堪怜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机。万壑风烟惟我盛，四时洒落让吾疏。盖张翠影留仙客，博弈调琴讲道书。”不过，

不过，说到最后了，老松的至高境界却是：整天围观仙客们的聚会聊天儿！

吹牛的感觉虽然美好，可是没品的人怎么吹，也不会吹出有品的泡泡来。不过呢，这时候，这四位这么明显的瑕疵，三藏没听出来呢，依然浑浑噩噩的称呼它们“四位仙翁”。由于这四位，采用的是芝麻开花步步高吹牛手法，一个比一个劲爆，激动人心，三藏满耳朵听到的是“坚刚、正直、远俗、长生、不老、化龙、风流、贤逸、天然、真秀、自如、博弈调琴”等等美好高雅词藻的堆砌。

然后三藏后面一句无意识的话，戳破了它们

的肥皂泡，三藏说，你们都上千岁了，高年得道，丰采不凡，兄弟我掐指一算，你们应该是汉初的名士“四皓”吧？！四皓，当然是四个凡人中的高人。可是高人毕竟也是凡人。三藏的下意识，把这四位“仙翁”给降格成了凡人。不过，这时候的四木头，也没大反应过来，满足地谦虚道，过奖过奖，我们不是四皓，我们是四操。

然后，四个家伙垂怜的摸摸三藏的头，小家伙，你妙龄几何？于是，真斗法开始了。不过，前面它们四个的诗词里面，还潜藏着其他方面的意味。

第六十四回（4）吹牛也要有品

三藏眼见这四位老汉，骨骼清奇，样貌另类，不自觉的内心就断定了，这四位乃是绝世的高手、离世的仙翁、理想中的师父。于是乎马上以弟子自谦，以仙翁供奉这四位：

“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？”

啊，我想知道，四位仙翁抢我来，是看上了我哪个优点哩？知道了，我好自己鼓励鼓励自己。

一听三藏说话这么入耳贴心、给台阶上，松树那木头就立码儿眉花眼笑，很是满足，同样的恭维就即刻回奉了：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

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啊哟，总是听别人说你是多么多么的有道的圣僧，老早老早就想跟你斗斗法了。今天真是老天开眼，让你撞上门来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好的聊聊禅机吧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真本事。

既然要斗法，那就一一报上名来，三藏躬身道：“敢问仙翁尊号？”十八公道：“霜姿者号孤直公，绿鬓者号凌空子，虚心者号拂云叟；老拙号曰劲节。”报过名号之后，三藏问起了它们的年龄，尊寿几何。一听问年龄，挠到得意处，四个家伙马上就有精神了，然后就轮番开吹。

柏树说：“我岁今经千岁古，撑天叶茂四时春。香枝郁郁龙蛇状，碎影重重霜雪身。自

幼坚刚能耐老，从今正直喜修真。乌栖凤宿非凡辈，落落森森远俗尘。”长了千年，嗯，厉害。嗯，说了一大堆，实际上才刚刚入门。

有柏树垫底的话，那凌空子桧树，就轻松的笑了。手捻绿髯，口吐香言：“吾年千载做风霜，高干灵枝力自刚。夜静有声如雨滴，秋晴荫影似云张。盘根已得长生诀，受命尤宜不老方。留鹤化龙非俗辈，苍苍爽爽近仙乡。”桧树一样是千年老枝了，可是也就是能让鹤在他这儿呆上一呆，它对自己的期待是有朝一日能“化龙”，化龙之后，可以接近仙乡，也就是仙人待的地方。

眼见得眼前这两位如此不成气候，竹竿儿踏

踏实实的微笑起来，表示：“岁寒虚度有千秋，老景潇然清更幽。不杂嚣尘终冷淡，饱经霜雪自风流。七贤作侣同谈道，六逸为朋共唱酬。戛玉敲金非琐琐，天然情性与仙游。”竹竿儿这么神气的说的跟仙人一起游玩，实际上，只是“竹林七贤”、“竹溪六逸”，这个七贤和六逸，六个凡人而已，即使在凡人之中，也算不上极品人才。并且，竹林七贤、三对半二愣子，不能算先贤。

既然竹竿儿跟前面两位一样的，沦陷了。剩下最后的老松，豪迈的、毫无压力的站了出来，压轴登场：“我亦千年约有馀，苍然贞秀自如如。堪怜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机。万壑风烟惟我盛，四时洒落让吾疏。盖张翠影留仙客，博弈调琴讲道书。”不过，

不过，说到最后了，老松的至高境界却是：整天围观仙客们的聚会聊天儿！

吹牛的感觉虽然美好，可是没品的人怎么吹，也不会吹出有品的泡泡来。不过呢，这时候，这四位这么明显的瑕疵，三藏没听出来呢，依然浑浑噩噩的称呼它们“四位仙翁”。由于这四位，采用的是芝麻开花步步高吹牛手法，一个比一个劲爆，激动人心，三藏满耳朵听到的是“坚刚、正直、远俗、长生、不老、化龙、风流、贤逸、天然、真秀、自如、博弈调琴”等等美好高雅词藻的堆砌。

然后三藏后面一句无意识的话，戳破了它们

的肥皂泡，三藏说，你们都上千岁了，高年得道，丰采不凡，兄弟我掐指一算，你们应该是汉初的名士“四皓”吧？！四皓，当然是四个凡人中的高人。可是高人毕竟也是凡人。三藏的下意识，把这四位“仙翁”给降格成了凡人。不过，这时候的四木头，也没大反应过来，满足地谦虚道，过奖过奖，我们不是四皓，我们是四操。

然后，四个家伙垂怜的摸摸三藏的头，小家伙，你妙龄几何？于是，真斗法开始了。不过，前面它们四个的诗词里面，还潜藏着其他方面的意味。